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54

20
23
712

Handwritten vertical calligraph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likely the title or author's name in cursive script.

T1898 / 8632

Handwritten vertical calligraphy in the middle, possibly a subtitle or a specific reference.

Handwritten vertical calligraphy on the right side, likely the main title or author's name.

FEB 16 1954

Small circular stamp or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五燈會元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瀉山靈祐禪師

語具別卷

長慶大安禪師

黃檗希運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石霜性空禪師

五峯常觀禪師

和安寺通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衛國院道禪師

龍雲臺禪師

東山慧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清田和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曹學子修

百丈涅槃和尚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鄂州茱萸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

香巖義端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甘贄行者

鹽官安國師法嗣

長沙景岑禪師

子湖利蹤禪師

雲際師祖禪師

靈鷲閑禪師

蘇州西禪和尚

陸亘大夫

關南道常禪師

雙嶺玄真禪師

徑山鑒宗禪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芙蓉靈訓禪師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智通禪師

高安大愚禪師

不列章次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佛光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侍郎

五洩默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婺州蘇溪和尚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東寺會禪師法嗣

薯山慧超禪師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

章敬暉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龜山智具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京兆公畿和尚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五臺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語具別卷

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禪師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真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國歡文矩禪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淶水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趙州諗禪師法嗣

嚴陽善信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國清院奉禪師

水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長沙岑禪師法嗣

雪竇常通禪師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遠和尚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末山尼了然禪師

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刺史陳操尚書

光孝覺禪師法嗣

長慶道巘禪師

曹學脩領刊會元第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于本州黃檗山出家

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

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

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兀要

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

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

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

乃往叅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

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竖起刀。泉曰祇解作窟。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主老師。擲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大麓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

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于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羴羊聲來師曰羴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羴羊跡來師曰羴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羴羊蹤來師曰羴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羴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羴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

打趁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于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



表矣。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趣之。大眾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于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椎，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湏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

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湏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湏努力，莫容易事。持斤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便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

中年終于本山謚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號懶安

郡之陳氏子受業于黃檗

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  
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  
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卽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  
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  
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  
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  
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  
歸寂衆請接踵任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

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  
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  
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  
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屨瀉山  
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  
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旣久可憐生  
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  
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  
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  
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

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  
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  
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  
尋竟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  
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  
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  
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也謝彼陰未  
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  
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  
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遠師三匝師曰向上事

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  
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  
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對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  
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  
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  
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  
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  
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  
將軍師大化閩城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塔于楞  
伽山謚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毋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于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

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帝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于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閣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某甲提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眾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

晉元帝紀卷之四  
禪院  
五  
禪隱居大中歲重剝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于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暨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

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

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

師喚沙彌拽出這死死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

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瀉山瀉山召慧寂山應諾瀉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話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

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

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

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

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

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

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  
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  
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  
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于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  
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  
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  
如如佛本師于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  
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  
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  
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  
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  
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  
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  
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  
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  
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  
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  
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著山從之師召慧寂山

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

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過但過用疑作甚麼師

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略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鉢盛鉢楮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

第一歸宋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

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

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小師行脚回師問汝

離吾在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

道將來曰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曰這打野檉漢師

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

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

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



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  
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  
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  
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  
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床三下瑫亦敲  
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  
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曰  
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  
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

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

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

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  
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  
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  
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  
禪師又係于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  
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  
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

童稚于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

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

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來泉便起坐問  
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  
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  
福泉噐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  
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垂師曰  
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  
豈可強是非邪師于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  
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  
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  
曰昨夜三更月到窓泉曰今時人湏向異類中行始  
得師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  
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  
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  
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  
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  
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  
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于法堂內叫曰  
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  
寶壽壽見來于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

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  
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于法  
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  
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  
有大德作偈畱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  
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傍觀非吉祥師曰作麼生  
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  
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  
化被于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夾六金身用把夾  
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

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  
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  
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  
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  
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  
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曰開也曰是真是實師  
曰真是實實是真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  
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  
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  
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

日落地去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  
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  
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  
蔔頭大眾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  
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擲引玉却引得箇  
鑿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  
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供爲鑿子覺云適  
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  
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鑿子去叢林中道纔  
出來便成鑿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  
可總成鑿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

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  
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  
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  
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  
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  
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干  
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于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  
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  
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

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

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曰此猶是壞

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曰此猶是壞

會試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斷看

裏師曰一蹻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

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

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

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

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

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

無交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

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

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

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

破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

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

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

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婆無語

師歸問眾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

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為甚恁麼道

師曰為汝總識字法燈別眾僧云已知去處問如何是囊中寶師

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

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

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

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

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

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

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

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

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

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

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

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

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

同安顯代云也不短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

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遮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遮前栢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倚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鐵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

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入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栽若從北方

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  
問道卽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斤地曰這裏好  
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  
一捆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  
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  
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  
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  
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  
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

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  
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  
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  
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還有荅答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  
居曰何必發洩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  
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  
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  
祇見略約師曰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  
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約師曰箇箇度人



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  
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橋扶略約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

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

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

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

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

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

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

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日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

為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

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

一日于雪中卧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卧師便

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

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

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會到師曰喫

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會到

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

脩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

這箇始稱得脩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  
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師曰闍  
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時何所師  
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  
晝降闍浮于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  
麼其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  
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鷄爲甚麼飛  
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  
問鷄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  
十年後若見老僧畱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別僧曰

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  
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  
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峰去師曰雪峰忽若  
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  
和尚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峰更問汝  
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  
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峰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  
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  
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  
出是上座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  
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  
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  
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  
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  
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定師王  
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  
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猶加禮重  
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  
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  
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神等人來下禪牀

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  
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  
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  
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  
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  
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  
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者曰禮佛師曰  
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

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  
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  
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  
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  
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  
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  
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  
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

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  
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  
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  
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  
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  
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  
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痘漢已後佛也  
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  
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  
祇爲官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

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  
敲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  
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于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  
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  
一百二十歲諡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  
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  
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

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  
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  
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  
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  
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  
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  
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  
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沒却汝問諸佛師是  
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

僧元卷之四  
南嶺  
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  
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  
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  
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  
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遊山歸首  
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  
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  
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  
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  
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

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  
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  
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  
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  
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  
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

日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日未曾師日  
得聞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日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日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日要騎  
卽騎要下卽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  
槃也未師日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日問果上  
涅槃師日天下善知識未證日爲甚麼未證師日功  
未齊于諸聖日功未齊于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日明  
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日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  
涅槃師示偈日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  
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日果上三

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日大德是月  
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日大德是何言歟日恁  
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日大德是何言歟日恁麼則幻  
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日大德是何言歟日如某三明  
盡不契于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日大  
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日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日  
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日如某所明二信之中  
是名緣信師日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日華嚴云菩薩  
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  
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

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

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卍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卽眠要坐卽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卽取涼寒卽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楊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

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

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

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

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

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

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

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

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

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

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摠名一薄伽梵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任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

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  
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  
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  
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  
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  
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一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  
名又及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  
不是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  
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

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  
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問  
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  
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  
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  
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  
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  
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  
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  
沉問有人問和尚卽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

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卻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蒲日青山萬萬秋臨濟一團上有

一無位真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椶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椶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椶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

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麼

處是趙州

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麼自立無箇說處

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菜菓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潭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

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鑊回視光曰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曾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麓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廣明中無疾歸寂塔  
于本山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  
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  
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異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

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此乃天王悟事丘玄素具載碑中今從傳燬不復移改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  
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  
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

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  
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  
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  
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  
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  
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  
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  
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  
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

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麼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

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卽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

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

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

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

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

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

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叅

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

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

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

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

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

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揔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

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

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

躡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巨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卽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卽哭院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其贊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其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覷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其乃行覷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

若波羅密其拂袖便出泉粥後問與座行者在其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其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其曰譬如餒驢餒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其曰有一問若道得卽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其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其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其曰曾有僧問瀉山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瀉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其曰且歸瀉山去好

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趣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

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决擇疑滯

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謹以講論自矜謹即法濟

大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言詮汝筭海沙於理何

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茫然遂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乃嗣瀉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叅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

二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 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

宗曰予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

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曰癡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

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為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

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

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

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

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

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裏

頭來卽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向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卽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又叅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申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

興善章

十五年牧杭州訪烏窠和尚有問荅語句

見烏窠章

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顛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醜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疑禪師入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卽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  
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  
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常認得本心源兩岸俱  
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  
十年終于本山謚性空大師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師曰還  
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客受真

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比地行化或  
城市或塚間振一鐸口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  
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  
僧捉住曰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口曰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見  
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  
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  
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  
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  
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

開師見馬步使出唱道師亦唱道作相撲勢馬步使  
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卽似是卽不是師嘗於闐闐間  
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  
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  
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  
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  
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  
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  
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  
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

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  
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  
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  
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  
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  
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  
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  
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

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叅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

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鑒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

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



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

偈示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  
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  
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  
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  
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感通  
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且禮  
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  
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  
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

遭賊

僧問鏡清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  
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性  
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  
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瀉  
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卽不無佛法卽不敢山却問和  
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  
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  
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

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瀉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

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下叉子得也

霍山通

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  
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  
不盡松風韻罷然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  
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  
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  
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  
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

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日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  
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  
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  
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  
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旣非循轍  
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  
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居房織蒲鞋以  
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  
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  
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

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會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

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擱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叅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

百力士捐石義却道無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  
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  
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  
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  
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道師曰路逢  
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  
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  
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

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  
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  
藤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  
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  
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  
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  
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  
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  
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

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蒼帝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  
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  
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  
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  
些子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  
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  
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  
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  
未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  
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行又作麼生曰某甲  
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  
捏聚師乃歛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  
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  
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卽說師  
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  
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  
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  
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

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毗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

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麓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



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  
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  
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  
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鐔羅鎚子快  
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巳問  
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  
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  
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  
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  
問寺門前金剛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

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  
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  
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  
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會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  
麼生曰祇爲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  
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  
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  
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  
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  
黑雲師曰今日須有兩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

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躡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會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

贓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卽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往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

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  
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  
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  
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  
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  
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  
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  
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塔于院之西  
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  
瓜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時稱老觀

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

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

開門峯驀曾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

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

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

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

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

被足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

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

也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概處是少一概問如何是佛

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  
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  
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  
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  
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  
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  
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癡却我若言我道卽寒却我  
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

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問如

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  
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  
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  
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  
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  
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  
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  
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

樂至公觀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醜一語樂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樂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樂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卽請入州中公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瀉會下數載食不至充卧不求暖

清苦鍊行操履不群。馮深器之一日問曰：閻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馮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馮口。馮歎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棚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轟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日爲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

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

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麼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覩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

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衆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盡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屑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麼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揔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

擱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卽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

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

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童子莫徯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

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窰

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處曰出在定州法燈

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今日生來朝歿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

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

將興兵躬入院請師夾臧禿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

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

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

座主悟師言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龕門也

塔葬儀廣主具辨謚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見

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

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



所悟與之符契瀉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衆疑此語涉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  
是桂琛即走  
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

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

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

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

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

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

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

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

長安曰如何得觀天子師曰有鶴下清池魚從腳底

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

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

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

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

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作麼

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

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

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

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

會元卷之四  
南岳  
三  
自覺錄

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華爭柰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  
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  
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  
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  
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  
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  
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  
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王問  
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  
便請師脫隻屨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  
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  
那裏僧脫隻屨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叅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  
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卽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  
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  
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  
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  
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聞

師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堯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卽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弃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絲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卽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卽道峯休去潞州涑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

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滙得旨後  
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  
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  
南方因入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  
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  
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論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  
來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

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  
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  
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  
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楊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纒綻徧滿娑婆祖  
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  
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卽  
歇去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  
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揔不恁

麼師曰著不得底。聾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柰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窓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烏鬚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玃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

敲水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  
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  
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  
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  
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  
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  
西來意展似着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  
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瞍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甚  
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  
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  
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  
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  
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  
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

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叅長沙沙問何處  
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  
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  
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  
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  
不壞虚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  
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

又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  
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况言句乎天祐  
二年七月示寂塔于寺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  
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  
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  
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  
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  
去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

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  
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  
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  
爲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  
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卽道曰  
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  
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  
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  
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  
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  
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沙得  
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  
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  
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  
誰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



叡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叡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野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襪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劔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劔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

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劔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着豹皮褌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谿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

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糝糝三春不樂止林泉忽  
遇法王氊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氊上那伽起  
祖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疑團猶徂落舉頭看見日初  
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  
膨膨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  
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師和尚到曰若相當  
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  
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叅

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

對禾山代二云翠

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

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唱曰何不變  
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  
頭三載僧到叅師曰大纏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  
子兒師曰旣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  
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  
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

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  
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  
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  
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  
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  
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  
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  
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  
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  
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

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  
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  
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

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  
中飽人喫玄沙云我

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  
麼生雲居錫云祇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  
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抵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  
俱抵承當處鹵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  
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無若  
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  
不盡且道曹山  
意在甚麼處

###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餠問僧江西湖南  
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  
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  
合取狗口公自搥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  
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  
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  
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揔是行脚僧  
公曰不是曰馬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  
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  
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成  
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  
言卽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  
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  
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  
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  
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  
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

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魯  
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  
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  
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能靜居士曹學脩助金刊

何應珍 洪士英 三錢 李起鳳 曾 時

